

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小说述评：

回到生活 回到文学 回到美

□刘绪源

本应写一篇综述性的评论，但我对这类大框架文章一向心存畏惧。钱锺书先生有言：“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。”虽然与钱先生远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但每读到这一句，总是心有戚戚焉。所以，我也拟将本文写成一篇读作品记，从印象最深、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谈起，以小见大，在把握思想与审美轨迹的同时，力图看清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创作倾向及题材变化。

热门题材也能写出新意

在近几年的儿童文学作品中，最值得关注的是胡继风的短篇小说集《鸟背上的故乡》。胡继风是在江苏宿迁的农村长大的，现仍在故乡的城市工作。这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，在上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终评阶段，他的《想去天堂的孩子》也曾入选。这篇作品初看平实，不怎么“文学”，但越读越被打动，以至情难自抑。小说中，乡村小学得到一笔资助，可以在“六一”节选送20名学生到苏州探望父母，可学校却有200多名学生的家长在苏州打工。壮壮被选上了，但他没有父亲的地址，父亲已经一个多月没来电话了。壮壮打电话到父亲原来的工地，那里说没这个人，可能早就到别处找活去了。壮壮想尽一切办法仍找不到父亲，第二天天亮就是“六一”了，再没地址就去不成了！这天晚上，壮壮决定整夜蹲在德高老爹小店里，商店早已关门，但店里有电话，壮壮盼望爸爸能打电话来，那是他最后的希望，万一德高老爹睡得太沉没听见铃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壮壮一边拍蚊子一边背唐诗，渐渐地睡着了。最后，壮壮梦见自己坐上了大巴，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见到了爸爸……小说质朴感人，让人想到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
《鸟背上的故乡》中的作品都是写农民工孩子的，胡继风的作品不同于普通的采访写作，他不是站在外围观察、了解那些孩子，而是深入到他们心里，说他们的心理话。另一篇小说《和冰水一起私奔》写两个想到城里看父母的孩子，他们早早开始攒钱，计划好一放寒假就去上海看望他们的父母。这时，村里的一男一女秘密私奔了，两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算不算“私奔”。出行那天，两个孩子刚到车站买票，就被警察扣下了。男孩想起曾听大人说，村里那两人私奔不犯法，因为那个人是大姑娘，“不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”，可是冰水才11岁，那么，自己一定是犯法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哇地大哭起来……小说中孩子的天真无知令人心酸，让人想起契诃夫的《万卡》。

《鸟背上的故乡》一文内容丰富，在孩子心理刻画上也更具深度。小说写一个跟父母在外生活的孩子，为了春节回家过年，和爸爸一起在火车站排队买票，整整排了一天一夜，中间吃干粮、喝凉水，轮番上厕所、打瞌睡，眼睛排到窗口了，还来不及欣喜，售票的漂亮阿姨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票卖完了……”两人出来以后碰到“黄牛”，手里有的是票，一询价，300元的票要卖到1000元，本来充满希望的爸爸拉着他就走。最后，爸爸想出了绝招：把食堂里的三轮摩托开回家！一家人渐渐兴奋起来，家乡越来越远，再跑几天，就到家了。可是，“我”却一点不想回家，每年回去，家乡的小孩都当他是外人、城里人，大家取笑他，不跟他玩，说他口音怪里怪气。可是，在城里，爸爸

给他找不到幼儿园，因为他没城市户口。坚强的三轮开进小胡庄时，除夕的鞭炮已经响起，爸爸宣布“我们到家了”，声音是哽咽的；妈妈搂着孩子，眼泪掉到他脸上；孩子也想哭，可是瞥见陌生的村庄，终于没有哭出来。孩子的心情比大人更复杂，因为他已预感到自己将是无根的一代，他的故乡在哪里呢？

近年来，书写农民工子弟的题材已渐成热门。凡热门，都易有似曾相识感，盖因相互影响乃至模仿，缺少独立发掘的人生质感。胡继风笔下的故事，每每让人感到陌生，却又无法不为之动容。作者所写，决非静穆圆熟的艺术精品，他有很多粗糙、稚嫩之处，各篇的水平也不平衡。然而它们无不强烈、率真、迫切，能直面人生，有浓烈的现实感和生活气息，能将小读者带到生活深处，对人物产生真切同情，引起深长的思索。对农民工孩子的了解是胡继风最大的财富，对生活真诚而真实的表达则是他作品成功的奥秘。

喜剧美学与儿童阅读的印合

近年来，不少作家有着与胡继风相似的文学追求，他们将笔墨投放到自己最熟悉的普通家庭、普通孩子身上，从中发掘人生的艰难与坚韧，发掘无论什么灾难都抹杀不尽的童趣和诗意，从而也发掘了永恒的美。

湖南作家牧铃新作迭出，长篇小说《影子行动》是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这部小说读来让人快乐，但并不是浅薄的搞笑之作。小说充满生活气息，人物真实的性格、心理碰撞出的戏剧火花，使作品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冒出喜剧的色彩。小说的故事虽有夸张编织的痕迹，但人物却是质朴、真切的，并无人为故作。小说写马明、马亮两个农家的双胞胎，弟弟机灵、哥哥厚道，弟弟总是欺负哥哥，但两人都上进、要强。上初中后，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学英语用的录音机，他们想向同学马玫瑰借，但马亮上小学时欺负过马玫瑰，她一直记着仇，只好由马明出面。俩人说好假装打架，让马明打败马亮，然后让马明在马玫瑰前骂马亮，以博取她的好感，然后再提借东西的事。不料，马明从小让着弟弟，真要下手打就很难，马亮急了，干脆自己冒充马明，三拳两脚打走哥哥，然后与马玫瑰套近乎，还帮她背背篓、采蘑菇，最后果然借来了单放机和磁带。几天后，马明从马玫瑰那里搬来一大堆书，都是她姐姐从城里寄来的，要求她每看一本就写一篇读后感，马玫瑰假期要看电视剧，就让马明帮忙。哥儿俩大喜，躲在小屋里一本本读起来。马明看完《趣味数学》大叹：“没想到数学这么好玩！”弟弟一惊，忙放下手里的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先看这一本。哥儿俩很讲信用，每本书都写了内容提要，让马玫瑰读完后感时参考，没想到，马玫瑰竟然直接把他们写的提要寄给了姐姐，被姐姐大骂一顿。过了几天，马玫瑰愁眉苦脸找上门来，说姐姐回家了，一定要叫马明去谈谈。两人推来推去，最后还是老实的马明去了。一小时后，哥哥回来，满脸喜色。原来是马玫瑰的姐姐当着妹妹的面大大表扬了他，要妹妹向他学习；玫瑰多一感动，叫小女儿把单放机送给了他，在县城当老师的马玫瑰姐姐还把自己刚读完的《数学精英》送给了他……牧铃作品所提供的是“带笑的泪”——这是真正的喜剧，带给我们积极、感人的青春魅力。

力，让人感到快乐而又阳光。所谓的“影子行动”是指两人双双考取重点高中后，家里只交得起一个人的学费，他们谁也不愿退学，调皮的弟弟想出了“影子行动”计划：只交一份学费，两人轮流念书，一人念一周，互相教，谁不上学时就在城里打工，挣生活费。因为哥儿俩长得像，他们开始瞒过了好多人，渐渐地，大家识破了他们的计谋，但没有一个人戳穿他们，暗中成全了这哥儿俩。后来学校有了求学资助，但他们坚决不要，要靠自己打工，补回那少交的学费。这样的故事虽充满戏剧性，但作者更注重的却是对人物性格、心理的刻画，小说感人的力量始终未被喜剧形式所冲淡。

邓湘子的《像风一样奔跑》和王勇英的《巴澎的城》也是两部充满生活气息的长篇小说。与《影子行动》不同的是，这两部作品写的是过去的乡村和作者小时候的生活，但它们并非作家怀旧之作——怀旧其实是大人的事，与儿童阅读有着天然的距离。两位作者都很年轻，他们写的不是回忆，而是生活。邓湘子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湖南农村，那时“文革”刚过，时有极左风吹来，生活贫困而单调。但是，小说中活生生的人物、朴实的人情味、难忘的亲情不时让人心头一颤，深深地打动着读者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写道：“据说时下流行的不少畅销读物，比较注重追求热闹、搞笑、搞怪，甚至诡异……然而我了解到，许多家长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彻底‘娱乐化’。他们只是偶尔让孩子吃吃肯德基和麦当劳，更多的时候要求孩子吃家庭烹饪的饭菜。文学创作也是一样，总得有人来写米饭、青菜一样的题材和作品。”这是非常清醒的文学自觉。

《巴澎的城》写更偏远的广西山村生活，作家将大量的客家方言引入小说，经过改造，非客家的读者一样可以领会方言的内蕴，同时还能读出浓浓的方与民俗色彩。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作家都做过以方言入文的尝试，周立波就是佼佼者。金宇澄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也吸取了大量沪方言，取得了成功。应该看到，对方言的关注是作家对一种人生特质的迷恋，进入方言，其实是体验人生特有的况味。在儿童文学界，这样的尝试不多，所以，王勇英的这部作品值得特别关注。眼下的儿童读物大多轻而薄，能和现代文学、乡土文学接轨者并不多，但《巴澎的城》厚重而有童趣，让人想到周立波、沙汀、艾芜等的传世之作。

以某一孩子为原型的作品

近五六年间出版的童书中，有一类别十分盛行，就是写自己孩子的纪实性作品。代表作有谢倩霓的《家有谢天谢地》，周晴的“许多多”系列，韩青辰的“小茉莉”系列，朱自强、左伟的《属鼠蓝与属鼠灰》，傅天琳等的《斑斑加油》，汪明含的“狂想家黄想想”系列等。此外，董宏猷的“小豆包”系列等。虽不像前述诸书那样以自己孩子为模特，但仍有一个具体的孩子作为原型，性质上比较相近。另外，殷健灵的“甜心小米”系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原型的，性质上也有相近处。

这些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的，小说生动活泼，充满童心童趣。它们不靠编造故事来制造外在效果，而是给小读者提供另一些孩子的真实形象和故事，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同类，让他

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寓言述评：

“寓言”写给自己的寓言

□薛卫民

两个裁缝，老裁缝和小裁缝，同时站在一匹垂挂的丝绸面前。小裁缝两眼放光，惊叹：哇~~~他想说这匹丝绸多优、多美、多刺激人的想象，可他没上过大学中文系，更没亲自到寓言的故乡去拜见过庄子、孟子、诸子，所以一时召唤不来赞美的语言，只好又是哇！啧啧！而老裁缝则入定一般，双目微闭，木然不语。小裁缝完全忽略了老裁缝的存在，跨步近前，像第一次触碰女朋友的脸蛋儿一样，轻轻地在这丝绸上抚摸来抚摸去，构想着少女的连衣裙、少女的旗袍，剩下的还可以拼成一件中西两式兼宜的马甲……

就在小裁缝还在陶醉、还在构想时，老裁缝“忽”——风一样站到丝绸上，不用尺子量不用粉笔画，只是拇指食指张开那么几痒，便嗖地出剪嚓嚓嚓，从那垂挂的整匹大丝绸中间划出两个大洞，转身坐到缝纫机前，娴熟飞快地做出两件成品：一副女人用的乳罩，一条男人穿的内裤。

小裁缝看着老裁缝，一脸的不解，一脸的痛惜，甚至是一脸的愤怒。老裁缝端坐在那里，双目完全闭上，道：“料为衣生，衣以裹主。最美处亦最羞处，最羞处亦最美处。老夫所制，乃主衣也。无庸无惜，无羞无怒。”小裁缝似懂非懂，非懂似懂，懵懵。老裁缝心怡，飘然而去。

这篇寓言写给自己的寓言，充满了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，表层一语、深层千言，言犹未尽、尽处犹言。晚报的网页上，马上引来编者期盼、乐见、连续多日的热议和跟帖，择要录下数则——

一位退休老教师说：裁缝，作家之喻，老裁缝无疑就是寓言作家了，小裁缝呢，就是写别的体裁的作家。这篇寓言显然是在褒扬寓言作家，它老到、冷峻、深刻、尖锐(说尖刻也行)，又出手迅疾。它一语中的，现在的衣饰说到底，其最大

做回自己，坚决地回到了现实人生。作品有类似卡洛尔《镜中游记》的精巧结构，也有奇妙的哲理，对高中生心理的发掘深入、厚实。

在近年来的中国动物小说中，黑鹤的作品几乎是首屈一指的。他新近创作的《狼谷的孩子》《黑狗哈拉诺亥》《驯鹿牛仔裤》等，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。黑鹤出现在动物小说界，与汤汤出现在童话界一样，都应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事件。动物小说本是个外来概念，这与我们过去那些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并不是一回事。西方动物小说建立在切实观察到的动物习性 & 当前科学对动物理解的基础上，而中国过去的动物小说有的是借动物说人类的道德、理想，有的是将人间争斗搬到动物世界，也有 的胡编动物不可能做的事，其实只可算动物题材中的“武侠小说”。武侠小说其实是广义的幻想文学的一种，而动物文学则应是广义的纪实文学。自黑鹤出现以来，动物文学这一新的品类方可立足，也方可与世界接轨。

成熟作家、文坛新人与短篇集

近年来，许多老作家兢兢业业，作出了非凡贡献。年近90的任大星前不久出版了长篇新作《坏爸爸好爸爸》，保持了毕生创作的高水准。曹文轩正在推出他的“丁丁当当”长篇系列共8册，黄蓓佳已出版了她的“5个8岁”长篇系列共5册，秦文君完成了她最重要的作品——“小香菇”系列共15册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都值得赞赏和感激。他们在小读者中有巨大影响，创作经验丰富，技巧圆熟，但我以为，这些作家今后似可将精力放在一种难度更高的作品上，争取有新的、突出的飞跃，再塑一个新我，而非旧我的数或量的扩展。新人要向成熟作家学，成熟作家何不也向新人学？如胡继风那样发掘新的生活困境和人物心理，写得那样生涩、生猛，在成熟作家中便难得一见。常新港也写过很多系列作品（例如幽默系列），量很大，但能超越成名作《独船》的则很少；而其长篇近作《五头蒜》，单独一本，写得从容独到，写出了中学生苦闷、无奈、挣扎的心境，我觉得这是以少胜胜许多多的一个好范例。

与此同时，近年来儿童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新人，其中最突出的是舒辉波，他的短篇小说《和陌生人共进下午茶》写得洒脱奇特却又感人至深。作者在两个酷酷的现代人（一个老师和一个中学生）身上，挖出了让他们难以自持的内心秘密——他们各自对父亲或母亲的忏悔，那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痛楚。正因其“酷”，我们更感受到这伤口藏得多么深，对人造成的创痛有多么强烈。此外，李秋沅、小河丁丁、庞婕蕾、孙玉虎、高洪斌、冯与蓝、吴新星、庞鸿等，都是值得关注的有潜力的作者。

最后再提一下近年的短篇小说。除前面提到的胡继风，还有几本短篇集颇有研究价值：殷健灵的《纯真记事簿》描写少女的生活和心理，真实到“令人害羞的程度”，是作者迄今最为成熟的作品；翌平的《穿透云层的小号》虽然包含了一些不太成功的小说，但看得出作者的摸索和在题材上的开拓；玉清的《地下室里的猫》是挣脱作者早期创作羁绊，步入全新境界的一本集子，用作者名的这篇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所谓正常的残忍麻木的一面，这里不仅有对现实的深刻批判，还写出了现实人生的无奈。

功能就是供人们扬美遮丑，它只用一女人的乳罩、一男人的内裤，便把男人女人的脆弱、敏感，男人女人的美丑之重、秘露之隐都给点出来了。一位文学所的副研究员说：一个“裹”字，既是裹衣、内衣、贴身衣服的意思，又有不好明说的许多别的意思。那“料为衣生、衣以裹主”的论断，那裹衣才是主衣的阐述，真是言简意赅、微言大义，其后的延伸，更是明修暗渡、含沙射影、指桑骂槐、旁敲侧击全有了！假托、哲理、规劝、讽喻……随你怎么想！

一网友跟贴：老到啊！佩服！

另一网友跟贴：寓言不光在这上，就是在历史上也当得起“老”，春秋战国时代人家就大行天下了，那时还没有小说、童话之类呢。一位女士自称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，她说：那老裁缝真厉害，像武林高手，不过总觉得他不像小裁缝那么可爱……

寓言当然也看到了网页上的那些热议和跟帖。除了说他不像小裁缝那么可爱一条之外，其余几乎都是挺它的，所以它甚感欣慰。略感遗憾的是，没有小学生、小孩子的发言和跟帖。据说寓言因其短小精悍、传道辨理、益智励志，很让小孩子喜欢，它决定四处转上几转，正值暑假期间，没准儿不但能碰上孩童，还能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到一二。

的确有众孩童就在寓言前行方向的一处大野地上。这年头没被圈、没被占的大野地，已经成为极奢侈的国土，也不知那众孩童何来的幸运，他们有的在捉蜻蜓，有的在逮蚂蚱，有的戴着青草、柳条编的帽圈儿在玩捉蚂蚱的游戏，有的在戏水、爬树，就是没有一个看书、写作业的。孩子们各自玩得正欢，忽然有一孩童喊：“快跑！”玩得好好的，跑个什么？“寓言来了！”众孩童立刻作鸟兽散，眨眼无影无踪。

